


經部

#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注疏卷六十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驂文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徐立綱

校對官監丞臣侍朝

謄録舉人臣張光熙

謄録監生臣張炳

禮記注疏卷六十二

漢鄭氏注　唐陸德明音義　孔頴達疏

射義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注言別尊卑老穉然後射以觀德行也音義長丁丈反別彼列反穉音值行下孟反下文注德行皆同疏正義曰此

一篇之義廣説射禮明天子以下射之樂章上下之差又明天子諸侯選士與祭之法因明孔子矍相之圃簡賢選士誓衆之事又明君臣父子正鵠之義是男子有事於射故男子初生設桑弧蓬矢之義又明志正射中之義飲酒養病之事今各隨文解之此經明將射之時天子諸侯先行燕禮所以明君臣之義卿大夫將射先行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者案儀禮大射在未旅之前燕初似饗即是先行饗禮而云先行燕禮者燕初似饗正謂其行禮似饗其餘則燕故禮具牲狗及設折俎行一獻此等皆燕之法也故云先行燕禮也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者謂臣於堂下再拜稽首升成拜君答拜似若臣盡竭其力致敬於君君施惠以報之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者此鄉飲酒謂黨正飲酒以鄉綂名則前篇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是也

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注內正外直習於禮樂有德行者也正鵠之名出自此也

音義中丁仲反下同正音征鵠古毒反徐又如字疏正義曰此一經明射者之禮言內志審正則射能中故見其外射則可以觀其內德故云可以觀德行矣注正義曰以賓射之的謂之正正者正也欲明射者內志須正也鄭注大射云正者正也亦鳥名齊魯之閒名題肩爲正是也以大射之質謂之鵠鵠者直也欲使射者外體之直是正鵠之名出自射者而來故云正鵠之名出自此也

其節天子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卿大夫以采

蘋為節士以采蘩為節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蘩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為節諸侯以時會天子為節卿大夫以循法為節士以不失職為節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成則國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注騶虞采蘋采蘩今詩篇名貍首逸下云曾孫侯氏是也樂官備者謂騶虞曰壹發五豝喻得賢者多也于嗟乎騶虞歎仁人也樂會時者

謂貍首曰小大莫處御于君所樂循法者謂采蘋曰于以采蘋南澗之濱循澗以采蘋喻循法度以成君事也樂不失職者謂采蘩曰被之童童夙夜在公音義騶側尤反

徐側俟反貍力之反貍之言不來也首先也此逸詩也鄭以下所引曾孫侯氏爲貍首之詩也蘋音頻蘩音煩循徐辭均反豝百麻反獸一歲曰豝詩傳云豕牝曰豝澗音諫山夾水曰澗濱音賓涯也被皮義反徐扶義反僮音童本亦作童

疏正義曰此節明天子以下射禮樂章之興天子以騶虞爲節者歌騶虞之詩射人云騶虞九節諸侯以貍首爲節者謂歌貍首也射人云貍首七節卿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者射人云皆五節案鄉射注云鼓五節歌五終四節四拾共一節先以聽也若然則九節者五節先以聽

七節者三節先以聽皆以四節應乘矢拾發也騶虞者
樂官備也者謂射一發而得五豝喻得賢人多賢人多
則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者諸侯不來朝射其首是
樂會及盟也采蘋者樂循法也于以采蘋南澗之濱循
澗以采蘋喻循法度以成君事采蘩者樂不失職也詩
采蘩曰被之童童夙夜在公是其不失職也是故天子
以備官爲節謂騶虞也諸侯以時會天子爲節謂歌貍
首也卿大夫以循法爲節謂歌采蘋也士以不失職爲
節謂歌采蘩也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者其節之
志謂天子以備官爲志諸侯以時會爲志卿大夫以循
法度爲志士以不失職爲志是各明達其樂節之志故
能不失其所爲之事也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成
則國安者是覆說上文功成德行立先覆說德行然後
却覆說功成也以先由德行乃功成也故曰射者可以
觀盛德也盛德無暴亂之禍國安射者各明其志能致
盛德故云所以觀盛德也注正義曰案詩義云君射一

發則驅五豝獸以軍戰之禮待禽獸之命不忍特驅其一此云喻得賢者多則以豝喻賢也謂一發而得五豝猶若君一求而得五賢與詩文異者斷章爲義云于嗟乎騶虞歎仁人也與詩義同也以騶虞不食生物故云于嗟歎其仁人騶虞既爲天子樂章而儀禮鄉射用之者鄭注鄉射云此天子之射節也而用之者方有樂賢之志取其宜也曾孫之詩謂之貍首者貍首篇名曾孫者其章頭也儀禮大射奏貍首間若一鄭注云貍之言不來也其詩有射諸侯首不朝者之言因以名篇故謂之貍首也

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爲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注選士者先考德行乃後

決之於射男子生而有射事長學禮樂以飾之音義數色角反下同長丁丈反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天子以射禮簡選諸侯以下德行能否故聖王所以務以射選諸侯卿大夫者諸侯雖繼世而立卿大夫有功乃升非專以射而選但既爲諸侯卿大夫又考其德行更以射辨其才藝高下非謂直以射選補始用之也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者男子生有懸弧之義故云射者男子之事因此射事更華飾以禮樂則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是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爲以立德行者莫若射者謂諸事之中能窮盡禮樂而可數數爲之以興立人之德行諸事之中無如於射唯射能如此故聖王務重焉也注正義曰男子生而有射事者案內則篇云男子生設弧於門左是也云長學禮樂以飾之者案內則篇云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是長學禮樂以華飾射事也

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而削地故曰射者射爲諸侯也注歲獻獻國事之書及計偕物也三歲而貢士舊說云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音義比毗志反下同親合也中丁仲反下同與音預下皆同削胥略反偕音皆俱也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夫

君臣習禮樂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注流猶族也書曰流共工于幽州音義共音恭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射爲諸侯之事又明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無流亡之患諸侯歲獻者謂諸侯每歲獻國事之書及獻計偕之物於天子也貢士於天子者諸侯三年一貢士於天子也天子試之於射宮者言天子試此所貢之士於射宮之中而中多者得與於祭者此謂大射也注正義曰以經云歲獻貢士於天子恐歲獻之文只是貢獻於士故云歲獻國事之書云及計偕物也者漢時謂郡國送文書之使謂之爲計吏其貢獻之物與計吏俱來故謂之計偕物也偕俱也非但獻國事之書又俱獻貢物故云及計偕物知歲獻國事之書者小行人云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注云貢六服所貢也功考績之功也秋獻之若今計文書斷於九月其舊法也云三歲而貢士者以經貢士之文繫歲獻之

下恐每歲貢士故云三歲而貢士也又知三歲者案書傳云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也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賜以衣服弓矢再賜以秬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不云益地者文不具矣書傳又云貢士一不適謂之過注云謂三年時也再不適謂之敖注云謂六年時也三不適謂之誣注云謂九年時也一絀以爵再絀以地三絀而地畢注云凡十五年鄭以此故知三歲而貢士也

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言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為正之具

也注此曾孫之詩諸侯之射節也四正正爵四行也四行者獻賓獻公獻卿獻大夫乃後樂作而射也莫處無安居其官次者也御猶侍也以燕以射先行燕禮乃射也則燕則譽言國安則有名譽譽或爲與疏正義曰上經說諸侯君臣之射此明諸侯之射所歌樂章節者此貍首之詩也所以論燕射則燕則譽故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也此詩名貍首而發首云曾孫侯氏者但此篇之中有貍首之字在於篇中撮取貍首之字以爲篇首之目謂若騶虞之詩其字雖在篇内而名騶虞矣曾孫侯氏者謂諸侯也此諸侯出於王是王之曾孫也故云曾孫侯氏矣若左傳云曾孫蒯聵之類是也四正具舉者將射之時先行燕禮其燕之時四度正爵悉皆舉徧謂獻賓獻君

獻卿獻大夫四獻既畢乃後射故云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者言爲燕之時大夫君子及庶衆士等小大莫處御于君所者言大夫士等小之與大無有處於職司而不來者皆御侍於君之處所也以燕以射者謂先行燕禮而後射也則燕則譽者燕安也既君臣歡樂用是燕安而有聲譽也諸侯自爲正之具也正謂脩正言射者是諸侯自爲脩正之具言脩正得安由於射也故前文云内志正謂此也注正義曰以諸侯射以貍首之篇謂今詩文無貍首之篇今射義有載曾孫之詩故知是貍首也云正爵四行獻賓獻公獻卿獻大夫者大射禮文云乃後樂作而射也者案大射禮獻大夫之後乃後工入樂作而後射此謂大射也若燕射則説屨升堂坐之後乃射矣故燕禮説屨升堂獻士畢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如鄉射之禮是也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注矍相地名也樹

菜疏曰圃音義矍俱縛反注同相息亮反矍相地名圃音補徐音布觀如字又古亂反堵丁古反疏一本作疏所魚反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注先行飲酒禮將射乃以司正為司馬子路執弓矢出延射則為司射也延進也出進觀者欲射者也賁讀為僨僨猶覆敗也亡國亡君之國者也與猶奇也後人者一人而已既有為者而往奇之是貪財也子路陳此三者而觀者畏其義則或去也延或為誓音

義賁依注讀爲僨音奮覆敗也將子匠反與音預注同不入一本作不得入者非也賁讀音奔覆方土反奇居宜反下同後如字又音候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勵有存者注之發聲也射畢又使此二人舉觶者古者於旅也語語謂說義理也三十曰壯耆耋皆老也流俗失俗也處猶留也八十九十曰旄百年曰期頤稱

猶言也行也者不言有此行不可以在此賓位也序點
或爲徐點壯或爲將旄期或爲旄勤今禮揚皆作騰音
義公罔人姓也又作冈之裘裘名也之語助序點多蕈
反序姓點名也觶之豉反弟音悌耆音祁巨支反六
十日耆耋大結反七十日耋一云八十日耋好呼報反
下同脩身以俟死絕句者不此二字一句下及注皆同
旄本又作耄莫報反八十九十日耄期本又作旗音其
如字百年日期頤頤養也稱如字不亂絕句本或作而
不亂厲音勤又音僅少也期頤以支反鄭注曲禮正
云期要也頤養也言有此行不絕句行音下孟反疏義
日從篇首以來釋天子以下射樂之節又說大射之禮
并顯諸侯貍首之義故此一節載孔子射於矍相之圃
選賢誓衆之禮也射至於司馬者欲射之前先行鄉飲
酒之禮獻賓及介獻衆賓之後未旅之前作相爲司正

至於將射轉司正爲司馬故云射至於司馬也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者謂立司馬之時孔子使子路爲司射之官出門而延進觀者及欲射之人曰賁軍之將者賁謂覆敗也敗軍之將言無勇也亡國之大夫者謂亡君之國言不忠且無智也與爲人後者與猶奇也謂有人無後既立後詭此人復往奇之是其貪財也不入其餘皆入者言有此以前三惡則不得入若其餘無此三惡者皆得入也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者公罔爲氏也裘名也序氏也點名也揚舉也至將旅之時使二人俱舉觶誓衆而說所誓之事此舉其目故總舉二人於是公罔之裘先言序點後言矣幼壯孝弟者謂二十之幼三十之壯能於幼壯以來能行孝弟也耆耋好禮者謂六十之耆七十之耋老而不倦愛好於禮不從流俗者身行獨行不從流移之俗也脩身以俟死者謂脩絜其身以俟於死者不在此位也者謂問此衆人之中有此上諸行不若有則可在此賓位矣好學不倦好禮

不變者此之所誓彌精於前前則雖云孝弟好禮未能不倦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旄謂八十九十曰旄期謂百年曰期頤年雖甚老行道不亂亦喻前文者耋好禮是後者彌精也但此記所陳唯約鄉射禮也子路出延射者是將射之前案鄉射司射比衆耦於堂西此出延者但觀者既多庭中不容故出延之入乃比耦以初門外未入觀者既多未有賓主之禮故誓惡者令其不入以鄉飲酒禮差之射禮畢旅酬之時乃使二人舉觴故鄉射禮畢司馬反爲司正樂正升堂復位賓取俎西之觶酬主人主人酬大夫自相旅畢君使二人舉觶于賓與大夫則當此公罔之裘序點二人舉觶之節也但衆耦射事既了衆賓皆在賓位主人以禮接之不復斥言其惡故此但簡其善公罔簡而尚疏序點簡而轉詳旄期之老不是能射得云在位者此極老之人本來觀禮雖不能射與在射中故知旅酬之時其人猶在也注正義曰知先行飲酒禮者案儀禮鄉射先行飲酒之禮此

射矍相之圃謂賓射故鄭注鄉侯二正是用賓射之正又鄉大夫職退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鄭引此孔子射於矍相之事故知與此鄉射同也云貴讀為僨者若春秋鄭伯之車僨於濟說文云僨僵也是僨為覆敗也云與猶奇也者謂他人無後既有人後之相為合配令已更往後之是配合之外更有奇也故云後人者一人而已既有為者而往奇之案經下云公罔裘上云之裘故知之是發聲而即裘為名矣云射畢又使此二人舉觶者古者於旅也語者鄭釋其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之事古者於旅也語者鄉射記文鄭注云禮成樂備乃可以言語先王禮樂之義理也耆耋皆老也者案曲禮云六十曰耆服虔注僖九年傳云七十曰耋又鄭注易大耋之嗟謂年餘七十也又毛詩箋云八十曰耋大略言之七十八十皆謂之耋也云者不言有此行不可以在此賓位者謂射畢旅酬之時衆賓之位矣

射之爲言者繹也或曰舍也繹者各繹巳之志也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故曰爲人父者以爲父鵠爲人子者以爲子鵠爲人君者以爲君鵠爲人臣者以爲臣鵠故射者各射已之鵠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爲諸侯也射中則得爲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爲諸侯注大射將祭擇士之射也以爲其鵠者將射還視侯中之時意曰此鵠乃爲某之鵠吾中之則成人不中之則不成人也得爲諸侯謂有慶也

不得爲諸侯謂有讓也音義繹音亦徐音釋舍如字舊音捨中丁仲反下及注皆同鵠古毒反徐如字注同射食亦反下射天地四方同

疏正義曰此一經釋稱射之名及鵠之與侯之文射之為言繹也者此記者訓釋射之名射者是繹也繹陳也言陳已之志或曰舍也者是記者又解射名故云射者舍也舍中也謂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則能中也繹者各繹已之志也者言君臣父子各舒陳已之志意則下云為人父者以為父鵠是也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者此覆説釋上或曰舍也舍中也為人父者以為父鵠者凡射者大射則皮侯賓射則正侯燕射則獸侯唯大射有鵠此據大射而知然鵠則上下俱同無復君臣父子之别而言以為父鵠者謂升射之時既身為人父則念之云所射之鵠是為人父之鵠中則任為人父不中則不任為人父故為人之父者以為父鵠以下放此故射者各射已之鵠者謂衆射之人雖共射一鵠各射

巳之所主之鵠也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者言天子所射之物謂之射侯言射之中能服諸侯也舉大射言之其賓賓射燕射皆謂之射侯也射中則得為諸侯者謂數有慶賜堪得久為諸侯也射不中則不得為諸侯者數被責讓不堪久為諸侯也非為射中封為諸侯不中不得為諸侯也注正義曰大射將祭擇士之射者即下文云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所以擇士是也云將射還視侯中之時意曰此鵠乃為某之鵠者案大射禮云耦升自西階並行東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皆左足履物還視侯中謂於此之時南面迴還視侯中也中謂身謂視侯中身也射者意云此鵠乃為某之鵠謂父之鵠子之鵠不定一故稱某也云吾中之則成人不中之則不成人也者中之則能成其父子君臣若不中則不能成其父子君臣故知父鵠子鵠也云得為諸侯謂有慶也不得為諸侯謂有讓也者鄭恐得為諸侯始封以土不得為諸侯則奪其國故明之也凡天子諸侯及

卿大夫禮射有三一爲大射是將祭擇士之射二爲賓射諸侯來朝天子入而與之射也或諸侯相朝而與之射也三爲燕射謂息燕而與之射其天子諸侯大夫三射皆具其士無大射故司裘職云大射唯明王及諸侯卿大夫不及於士故鄭注云士不大射士無臣祭無所擇是也其賓射燕射士皆有之故射人云士射豻侯二正是士有賓射也又鄉射記云士布侯畫以鹿豕是士有燕射矣其侯天子大射則射皮侯故考工記云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又司裘職云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鄭注考工記皮侯謂此侯也畿内諸侯大射則張熊侯豹侯故司裘職云諸侯則共熊侯豹侯設其鵠是也若畿外諸侯大射亦張三侯鄭注云遠尊得伸故亦張三侯一曰大侯鄭注云則天子熊侯謂以熊皮飾之二曰糝侯鄭注云糝雜也豹鵠而麋飾三曰豻侯鄭注云豻胡犬皮飾侯若畿内卿大夫射麋侯故司裘云卿大夫則共麋侯是也其畿外卿大夫射侯無

文於諸侯既得三侯其卿大夫蓋降君一等則糝侯豻侯其大射之侯皆有鵠也其鵠則三分侯中而居其一故考工記云梓人為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凡皮侯者各以其飾侯之側又方制其皮以為鵠故鄭注司裘云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為臯謂之鵠謂之鵠者取名於鳱鵠鳱鵠小鳥而難中是以中之為儁亦取鵠之言較較者直也射所以直己志則是但取其名非是實鳥也此侯道鄭注司裘云虎九十弓熊七十弓豹麋五十弓列國之諸侯大射大侯亦九十參七十干五十遠尊得伸可同耳其天子以下賓射則射人云王射三侯五正諸侯射二侯三正卿大夫射一侯三正士射豻侯二正鄭云謂五正三正二正之侯五正者中朱次白次蒼次黄玄居外三正損玄黄二正或以朱緑鄭又云二侯者三正二正之侯也一侯者二正而已此皆與賓射於朝之禮也考工記梓人職云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賓賓射之侯謂之正鄭注大射

云正者正也亦鳥名齊魯之間名題肩為正然則天子賓射用五正三正二正之侯畿内諸侯賓射用三正之侯卿大夫用二正之侯士亦用二正之侯又飾以豻畿外諸侯以下賓射其侯無文約大射禮文之意天子張三侯則賓射亦同天子用五正三正二正之侯其卿大夫射亦三正二正之侯士射二正之侯若五正者同虎侯九十弓三正者同熊侯七十弓二正者同豹侯五十弓其中央之赤皆方二尺以外外之色皆分布之其外又畫以雲氣天子以下燕射則尊卑皆用一侯故鄉射記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鄭注云白質赤質皆謂采其地其地不采者白布也熊麋虎豹鹿豕皆正面畫其頭象於正鵠之處耳君畫一臣畫二陽奇陰偶之數也燕射射熊虎豹不忘上下相犯射麋鹿豕志在君臣相養也梓人云張獸侯則王以息燕謂此也鄉射記既不列畿内畿外之異則諸侯以下外内同也鄉射記列天子以下各

一侯下文云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為侯中則天子以下皆五十弓侯中同方一丈也降尊以就卑言燕主歡心故也而皇氏沈氏乃云天子熊侯或云九十弓或云七十弓乃同三侯上下之差文無準據其義非也其侯用布之數案鄉射記鄉侯五十弓則侯道五十步也以弓之下制長六尺以射用弓故稱弓一弓取二寸以為中則侯中方一丈也鄉射記又云倍中以為躬注云躬身也謂中之上下幅也用布各二丈鄉射記又云倍躬以為左右舌舌謂躬之上下横一幅布張於躬外左右而出謂之舌考工記謂舌為个躬既二丈上舌倍躬則用布四丈也鄉射記又云下舌半上舌注云半者半其出於躬者也上舌出躬各一丈則下舌出躬各五尺然則下舌用布三丈總而計之侯中方一丈凡五幅用布五丈上下二躬用布四丈上舌復用布四丈下舌用布三丈故鄭注鄉射記云鄉射侯用布十六丈也以此計之侯道七十弓則侯中方丈四凡七幅幅別丈四是用

布九丈八尺上下二躬各倍中用布五丈六尺上舌倍躬亦用布五丈六尺上舌出躬各丈四尺下舌半上舌則左右各減七尺則下舌用布四丈二尺故鄭注鄉射記云七十步之侯用布二十五丈二尺其九十弓之侯則侯中方丈八尺凡九幅幅別一丈八尺侯中用布十六丈二尺上下二躬各倍中用布七丈二尺上舌倍躬長七丈二尺其舌出躬各丈八尺下舌半上舌出躬者則左右各減九尺下舌長五丈四尺故鄭注鄉射記云九十步之侯用布三十六丈其張三侯之體同道位之近者最下遠者漸高故大射云大侯之崇見鵠於參參見鵠於干干不及地武以此計之豻侯下畔去地尺二寸豻侯之體上下躬及舌總有四幅幅凡廣八尺侯中方一丈是豻侯總高一丈九尺二寸此豻侯上畔去地一丈九尺二寸以此豻侯上畔則是糝侯之鵠去地之數也其糝侯下舌及躬凡有四尺糝侯之中鵠下有三分之一糝侯中方丈四其三分之一得四尺六寸三分寸

之二是糝侯自鵠以下凡有八尺六寸三分寸之二皆為豻侯所掩豻侯上畔去地一丈九尺二寸去其八尺六寸三分寸之二是糝侯下畔去地一丈五寸三分寸之一故鄭注大射云糝侯去地一丈五寸少半寸也云少半寸則三分寸之一也豻侯既去地一丈九尺二寸更加糝侯之中三分之二九尺三寸三分寸之一又加糝侯上躬與个四尺則糝侯上畔去地三丈二尺五寸三分寸之一則是大侯鵠下之數也其大侯下舌及躬并侯中三分之一總一丈為糝侯所掩於三丈二尺五寸三分寸之一減其一丈則是大侯下畔去地之數故鄭注大射云大侯去地二丈二尺五寸少半寸也其耦射人云王以六耦諸侯以四耦卿大夫士以三耦又射人云諸侯以下謂畿內也若畿外諸侯以下則皆三耦故大射及鄉射并左傳襄二十九年晉士鞅來聘射皆三耦是也其射宮所在天子大射必先習於澤宮而後射於射宮則此射義文也其射宮天子則在廟也故司

服云享先公饗射則鷩冕司几筵云大朝覲大饗射依前南鄉是也其服鷩冕天子賓射則在朝故射人云諸侯在朝則皆北面是也其服皮弁服矣天子燕射則在寢以諸侯燕於小寢天子路寢之朝謂之燕朝者故知天子諸侯燕射在寢故鄉射記云君國中射則皮樹中鄭注云謂燕射也其服則玄冕緇衣素裳也諸侯以為朝服燕禮云燕朝服於寢是其諸侯大射不顯畿內畿外之異案儀禮大射云公入鷔射畢而云入謂從郊入國也謂射在郊學也故鄉射記云於郊則閭中鄭注云大射於大學儀禮所陳多據畿外諸侯即畿內諸侯或亦然也其服無文故用皮弁以射在學宮學記云皮弁祭菜故也其諸侯賓射若在國則亦在朝與天子同若在國外相會則在竟故鄉射記云於竟則虎中鄭注云謂與鄰國君射也其服亦皮弁服也以聘禮君受聘皮弁故也其卿大夫以下射之所在及所服之衣無明文也此三射之外又有鄉射謂鄉大夫貢賢能之後行鄉

射之禮而詢衆庶故鄉大夫職云獻賢能之書于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是也又有州長射于州序之禮其侯並同賔射之法故鄭注云鄉侯二正又有主皮之射凡主皮之射有二一是卿大夫從君田獵班餘獲而射書傳云凡祭取餘獲陳於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也鄭注鄉射云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主於獲也二是庶人亦主皮之射故鄭注周禮云庶人無侯張皮而射之是也又有習武之射故司弓矢云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是也

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后射於射宫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不得與於祭者有讓削以地得與於祭者有慶益以地

進爵絀地是也注澤宮名也士謂諸侯朝者諸臣及所貢士也皆先令習射於澤已乃射於射宮課中否也諸侯有慶者先進爵有讓者先削地音義與音預下皆同絀勑律反朝直遥反令力呈反已音以課口卧反

疏正義曰前經已言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此經又重言者前經明諸侯貢士之制故賞罰所貢之君此經論人君將祭擇士賞罰其士之身故於此又重言也又前經貢士云容體合禮其節比樂此經直云射中與不中不云容體及射節者文不具也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者澤是宮名於此宮中射而擇士故謂此宮為澤澤所在無文蓋於寬閑之處近水澤而為之也非唯祭而擇士餘射亦在其中故書傳論主皮射云嚮之取也於囿中勇力之取也今之取也於

澤宮揖讓之取也是主皮之射亦近於澤也選士於澤不射侯也但試武而已故司弓矢云澤共射椹質之弓矢鄭司農引此射義之文以釋之是故於澤中射椹質而已又鄭注司弓矢云樹椹以為射正射甲與椹試弓習武也其主皮之射則張皮亦揖讓也有讓削以地有慶益以地者謂諸侯也注正義曰士謂諸侯朝者諸臣及所貢士也者以其助祭故知是此等之人前經論貢士與祭故知此經之士含貢士也云諸侯有慶者先進爵有讓者先削地者此解經進爵絀地之文以經之上文有讓削以地有慶益以地更總云進爵絀地據有慶者先進爵有讓者先絀地進則爵輕於地故先進爵而後益以地也退則地輕於爵故先削地而後絀爵也

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然後敢用穀

也飯食之謂也注男子生則設弧於門左三日負之人為之射乃卜食子也音義弧音胡以桑木為弓蓬步工反飯扶晚反食音嗣注同為于偽反疏正義曰此一經明男子重射之義以男子生三日射人以桑弧蓬矢者則有為射之志故長大重之桑弧蓬矢者取其質也所以用六者射天地四方也所以禮射唯四矢者示事有不用也四矢者象禦四方之亂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者言子初生三日用桑弧蓬矢六者欲使此子先有志意於其所有事之處謂於天地四方也然後敢用穀也者三日射罷之後然後敢用穀以食其子也飯食之謂也者至射畢用穀猶若事畢設飯食故云飯食之謂也

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諸己己正而后發發而不中則

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矣注諸猶於也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注必也射乎言君子至於射則有爭也下降也飲射爵者亦揖讓而升降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而升飲君子恥之是以射則爭中音義爭爭鬬之爭下及注有爭皆同揖讓而升下絶爭而飲一句袒音但決古穴反說吐活反拾音十卻邱逆反又羌略反弛式氏反又始氏反中丁仲反下文注同疏正義曰此一經明射是仁恩之道唯內求諸已不病害於物既求諸已恥其不勝乃有爭心矣揖讓而升下而飲者下猶降也言將飲射爵之

時揖讓而升堂又揖讓而降下而飲此罰爵旣以禮升降其事可慰故也其爭也君子者言雖君子因射亦有爭也注正義曰此飲射爵者亦揖讓而升降者此解經揖讓而升下經稱揖讓謂飲射爵時揖讓非射時揖讓也故云飲射爵者亦揖讓而升降亦者亦如射時揖讓今飲亦揖讓故儀禮大射云耦進上射在左並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射畢北面揖揖如升射是射時升降揖讓也大射又云飲射爵之時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于其上遂以執弣揖如始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立卒觶坐奠於豐下興揖不勝者先降是飲射爵之時揖讓升降也

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

者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注何以言其難也聲謂樂節也畫布曰正棲皮曰鵠正之言正也鵠之言梏也梏直也言人正直乃能中也發或為射音義正音征注同夫音扶肖音笑棲音西梏音角下同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注發猶射也的謂所射之識也言射的必欲中之者以求不飲女爵也辭養讓見養也爾或為有音義的丁歷反養如字徐羊尚反識音式一音志女音汝疏正義曰前

經論射求諸己乃有爭心故此明射中之難以中為貴射者何以射者言為射之人何以能使射中與樂節相應也何以聽者言何人能聽此樂節使與射中相合言射中樂節兩相應會至極難矣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者此論射中與樂節相會為難之事循聲若謂射者依循樂聲而發矢不失正鵠言其中矣如此者其由賢者乃能然是難也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者不肖謂小人也言小人則不能循聲而發又不能持弓矢審固彼既如此則何能以中也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者此小雅賓之初筵之篇刺幽王之詩陳古之明王大射之禮發矢之時射彼所祈之的祈求也以求祈中辭爾所罰之酒爵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者酒既養老又以養病今射者非病非老故求射中以辭讓此爵者辭讓見養老也不敢當其養禮也注正義曰何以言其難者言此事難作何法以為之者言不可為也故云言其難也云聲謂樂節也者騶虞九

節之屬也云畫布曰正則賔射也棲皮曰鵠則大射也云發猶射者解上發彼有的也云的謂所射之識也識猶記識之處即正鵠之中也云辭養讓見養也若已有老病而可受養今已為射不中而受爵是無功受養不敢當之故讓矣

燕義

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別其等正其位注職主也庶子猶諸子也周禮諸子之官司馬之屬也卒讀皆為倅諸子副代父者也戒令致於大子之事教治脩

德學道位朝位也音義卒依注音倅七對反又蒼忽反副也治直吏反注及下同别彼列反大子音泰後大子大學同朝音直遥反國有大事則率國子而致於大子唯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則授之以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注國子諸子也軍法百人為卒五人為伍弗不也國子屬大子司馬雖有軍事不賦也音義合如字徐音閤卒伍子忽反注同伍音五正音征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卒使之脩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注游卒未仕者也學大學也射射宫也

燕禮有庶子官是以義載此以為說音義卒七内反注同疏正義曰此一節明諸侯與庶子燕飲之禮從篇首至末皆明燕飲之義但燕飲之禮有庶子官故方說燕禮之初先陳庶子之事各隨文解之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者此明庶子之義也謂作記之人在於周末追述周初之事故云古者言周之天子其下立官有庶子之官天子謂之諸子諸侯謂之庶子其所職掌諸子庶子同也故此記雖明諸侯庶子職掌其所載之事皆諸子職文也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者言此官職主諸侯及卿大夫士衆庶子之副倅於父之事所以官名庶子掌其戒令者此等衆子須有戒法政令而庶子官掌之與其教治者與猶及也教謂教學治謂治身言非但掌戒令而已及其教治亦皆掌之别其等者謂分别其貴賤之等正其位者正其朝廷所立之位也此記云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周禮諸子職則云掌國子之

倅唯此為別但諸子職總謂之國子此云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者是其適子也謂之庶者庶衆也以其適子衆多故總謂之庶子非適子庶弟而稱庶子也必知適子者以其云倅是副貳於父之言故鄭注諸子職云國子者是公卿大夫士之副貳又引王制云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是也唯所用之者若國有大事之時而進致諸子於大子唯任大子隨時所用也合其卒伍置其有司者言若國有甲兵之事則庶子之官傳授以車甲合會之以卒伍置立之以有司謂立其主將使統領之用軍旅之法治理之司馬弗正者弗不也正役也以此等諸子既統屬大子隨大子徵發王家之事司馬不得征役之也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卒者前經云國有大事謂祭祀或宿衛又云甲兵之事此經別云國之政事則非大事與甲兵也是國之尋常小小之政事謂力役土功胥徒之屬不與于國子唯民庶所為國子存游卒未仕者之中不干其事也使之脩

德學道者既不與國之尋常政事但使之脩行其德學習道藝也春合諸學者謂仲春之時合此諸子在於大學秋合諸射者謂仲秋之時合其諸子在於射宫使之脩德學道或容習射也以考其藝而進退之者是庶子之官考校其藝之髙下而進退其能否能者進之否者退之注正義曰云周禮諸子之官司馬之屬也者案周禮諸子下大夫屬司馬云卒讀皆為倅者以經云庶子之卒下文云國子存游卒以卒字非一故云卒皆為倅若旁置人者是副倅之倅若不置人者則百人為卒之卒故讀卒從倅也云諸子副代父者也此諸適子皆副代於父與父為倅故稱倅也云戒令致於大子之事者則下文云國有大事則率國子而致於大子其事非一故云戒令致於大子之事云位朝位也者此等諸子雖未為官皆繼父尊卑以為等級故有別其等正其位也游卒未仕者也案師氏職云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鄭注云貴游子弟王公之子弟游無官司者則此游卒是

游逸以為副倅故云未仕者云學大學也者以大胥云
春釋菜合舞文王世子云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
於東序初教在東序至合時則在周之大學故云學大
學也云射射宮也擇士習射之宮也又周禮大胥云秋
頒學合聲其合聲之時則亦在大學文王世子云凡大
合樂必遂養老鄭云春合舞秋合聲是養老在東序也
故知大合樂在東序云燕禮有庶子官是以義載此以
為說者案燕禮云主人升自西階獻庶子于阼階上又
云庶子執燭是燕禮有庶子官也以庶子於燕有事
是以燕義於此說庶子職掌故云載此以為說也

諸侯燕禮之義君立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大夫皆少
進定位也君席阼階之上居主位也君獨升立席上西
面特立莫敢適之義也注定位者為其始入踧踖揖而

安定也音義鄉許亮反適音敵大歷反本亦作敵為于僞反下文為疑同蹴本亦作蹴子六反踖子昔反又積亦反疏正義曰此經說燕禮之初君獨升立於阼階之上明君尊莫敢敵之義也皆引燕禮正經記者以義說之卿大夫皆少進定位也者案燕禮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君南鄉爾卿卿西面北上爾大夫大夫皆少進皆北面所以然者定羣臣之位也定位之語是記者之辭也君席阼階之上居主位也者居主位之語亦記者辭也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適之義也者莫敢適言臣下莫敢與君敵匹而為禮亦是記者之言也

設賓主飲酒之禮也使宰夫為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也不以公卿為賓而以大夫為賓為疑也明嫌之義也

賔入中庭君降一等而揖之禮之也注設賔主者飲酒致歡也宰夫主膳食之官也天子使膳宰為主人公孤也疑自下上至之辭也公卿尊矣復以為賔則尊與君大相近音義亢苦浪反使宰夫本亦作使膳夫上時掌反復扶又反大音泰舊他佐反近附近之近疏正義曰此經明燕禮臣莫敢亢君君又屈而禮之也而以大夫為賔為疑也者公卿朝臣之尊賔又敵主之義若以公卿為賔疑其敵君之義為其嫌疑故所以使大夫為賔明其遠嫌之義也君降一等而揖之禮之也賔既至庭君降階一等而揖之是以禮待於賔也故云禮之禮之亦記者辭也注正義曰云天子使膳宰為主人者文王世子文云公孤也者此諸侯燕臣子之禮而稱公故知是上公得置孤孤止一人而燕禮云

諸公者鄭注彼云諸公者容牧有三監也云疑自下上至之辭也疑擬也是在下比擬於上故云自下上至之辭也云尊與君大相近言公卿在朝位與君相近今若使為賓彼君所敬則其尊與君大相逼近故經云以大夫為賓為其疑故也

君舉旅於賓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禮也君答拜之禮無不答明君上之禮也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君必報之以爵祿故臣下皆務竭力盡能以立功是以國安而君寧禮無不答言上之不虛取於下也上必明正道以道民民道之而有功然後取其

什一故上用足而下不匱也是以上下和親而不相怨也和寧禮之用也此君臣上下之大義也故曰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注言聖人制禮因事以託政臣再拜稽首是其竭力也君荅拜之是其報以祿惠也音義稽徐本作䭫音啓以道音導下同什音十匱求位反疏正義曰此一經明燕禮臣盡禮於下君荅之於上上下交歡而不相怨明君臣之義也君舉旅於賓者謂舉旅酬之酒以酬賓及君所賜爵者特賜臣下之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者謂賓受君之酬及臣受君賜爵皆降自西階再拜稽首以受君恩又升堂更再拜稽首以成拜也故燕禮云公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鄭云升成拜復再拜稽首也至禮殺

之後賓下堂是欲拜君則辭之賓未拜也賓乃升堂再拜稽首鄭注云不言成拜者以其下堂未拜故也燕禮云公卒觶賓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鄭注云不言成拜者為拜故下賓未拜也下不敢輙拜禮殺也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者案燕禮君賜爵之時再拜稽首示竭力盡能立功於國也君必報之以爵祿者以燕禮臣拜君皆答之者示君報之以爵祿也禮無不答言上之不虛取於下也者以燕禮凡臣之拜君無不答拜之示為上之道不虛取於下也上必須報之也上必明正道以道民民道之而有功者上下必須相報故在上明正教以教道於民民亦依君訓道有功報上也然後取其什一者前明君臣相報此明君民上下相報君既薄斂於上民亦什一而稅於下故國家用足而下不匱乏是上下和平親睦而不相怨恨也和寧禮之用也者上下和親是和也而不相怨是安寧也和之與寧禮之所用以結成上文也

席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獻君君舉旅行酬而后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后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后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后獻庶子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貴賤也注牲體俎實也薦謂脯醢也羞庶羞也音義差初佳反又初宜反醢音海疏正義曰此明尊卑上下席位之所受獻旅酬之差貴賤先後之義席小卿次上卿者案燕禮上卿在賓席之東小卿在賓席之西隔越於賓席而云次上卿者以俱南面東上遥相次耳大夫次小卿者案燕禮大夫在小卿之西故燕禮云辯獻大夫大夫遂薦之繼賓以西東上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者燕禮于西階上獻士既受獻者立於阼階下西面北上

獻庶子于阼階上既獻立於阼階下故云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也獻君君舉旅行酬者案燕禮宰夫爲主人酌以獻賓賓飲畢酌以酢主人主人飲畢酌以獻君君飲畢酌以酢主人更爵以受酢于阼階下飲卒爵主人又洗觚酬主人先飲卒爵酌以酬賓賓受觚坐奠于薦東訖小臣請媵爵者二人媵爵阼階下皆北面媵爵于公媵爵者先自飲畢媵爵者洗象觶酌奠于公席之前公坐取所媵之觶以酬賓賓於時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公立卒觶賓乃受公虛爵酌之酬大夫于西階上衆大夫相酬畢奠虛觶于篚此是獻君君舉旅行酬也而后獻卿卿舉旅行酬者案燕禮主人洗升實散獻卿于西階上獻卿畢小臣又請媵爵者公使二人媵爵奠于公前公又行一爵若賓若長唯公所酬以旅于西階上大夫辯而止此是爲卿旅酬也燕禮直云卿不云大卿小卿之異則小卿大卿俱同獻也而后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者案燕禮主人洗獻大夫于西階

上大夫辯受獻乃納工獻衆工畢公又舉奠觶唯公所賜以旅于西階上此是獻大夫爲大夫而旅酬也而后獻士士舉旅行酬者案燕禮說履升堂坐之後主人獻士于西階上獻士辯又獻旅食賓媵觶于公公坐取賓所媵觶興唯公所賜乃就席坐行之終於大夫終受者興以酬士士舉旅于西階上此是獻士爲旅酬也而后獻庶子者庶子畢不爲之舉旅但無算爵之節執爵者酌而旅之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者公及卿大夫士等牲體薦羞之節皆有等差但燕禮不載無以言也

禮記注疏卷六十二

禮記注疏卷六十二考證

射義古之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吕氏曰諸侯之射大射也卿大夫士之射鄉射也 臣召南按鄉射禮云無介注云雖先飲酒主於射也其序賔之禮畧然則鄉射之先行飲酒禮惟無介以輔賔爲異餘俱同也

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注疏讀歲獻絶句

者不句在此位也句音義者不此二字一句下及注皆

同○集說以者字屬上句不字一句

射之爲言者繹也注疏凡天子諸侯及卿大夫禮射有三云云○疏通論射之制度當合毛詩賓之初筵及行葦疏觀之

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臣召南按賓之初筵疏曰將祭再為射禮澤宮言習射則未是正射射於澤宮乃行大射即此記之義也

揖讓而升下句而飲句○此注疏讀也朱子以揖讓而

升句下而飲句陳澔謂注疏讀是

燕義升成拜疏爲拜故下賓未拜也下不敢輒拜禮殺也○臣召南按儀禮注原文云爲拜故下實未拜也下不輒拜禮殺也此文賓字當作實以字形相近而誤敢字則衍文也

席小卿次上卿○臣召南按燕禮但言卿不分別上卿下卿惟獻諸公當先於卿但大國之孤本不常設而三卿中自有命於天子命於其君之異席當不同以

大射禮準之則燕禮言卿之文不備賴有此記以明之也又按燕禮獻卿獻大夫獻士庶子之後尚有獻左右正與內小臣一節此不言者省文從可知也

疏按燕禮上卿在賓席之東小卿在賓席之西云云

○臣召南按燕禮無明文但言卿席設於賓左東上而已小卿在賓西東上孔疏蓋準大射禮而為之說

禮記注疏卷六十二考證

禮記注疏卷六十三

漢鄭氏注　唐陸德明音義　孔頴達疏

聘義

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注此皆使卿出聘之介數也大行人職曰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音義介音界下及注同下户嫁反疏正義曰此篇總明聘義各顯聘禮之經於上以義釋之於下從首至末又明聘所執玉又因明有諸徳之義今各依文觧之今此一經以

介數不同明貴賤有異皆謂使卿出聘之介數也上公七介者若上公親行則九介其卿降二等故七介侯伯子男以次差之義可知也

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注質謂正自相當音義傳丈專反下同疏正義曰此一節明聘禮之有介傳達賓主之命敬之至極也

三讓而后傳命三讓而后入廟門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注此揖讓主謂賓也三讓而后傳命賓至廟門主人請事時也賓見主人陳擯以大客

禮當已則三讓之不得命乃傳其君之聘命也三讓而後入廟門讓主人廟受也小行人職曰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聽其辭

音義 擯必刃反本又作儐下文及注皆同說文云擯或儐字使所吏反

疏 正義曰上經明設介傳命致敬之義此經明欲傳命之時先須三讓又傳命之後入廟門及升階揖讓之節明賓所以尊讓主人三讓而后傳命者謂賓在大門外見主人陳擯以大客之禮待已已不敢當三度辭讓主人不許乃後傳聘君之命三讓而后入廟門者謂賓既傳命之後主君延賓而入至廟將欲廟受賓不敢當之故三讓而后入廟門主君在東賓差退在西相嚮三讓乃入廟門也三揖而后至階者初入廟門一揖也當階北而又揖二揖也當碑又揖三揖也三讓而后升者謂主君揖賓至階

主君讓賓升賓讓主君如此者三主君乃先升賓乃升也所以致尊讓也言如此者是賓致其尊敬讓主人之心也注正義曰知此揖讓主謂賓者以三讓而后傳命及三讓而后入廟門皆賓先讓也三揖至階三讓而后升雖主人爲首皆賓讓而後至於主人若賓不讓則不至於主是揖讓之事皆賓爲主故云此揖讓主謂賓也云三讓而後傳命賓至廟門主人請事時也者鄭解三讓而後傳命之節正當賓至主人大門主人請事之時案聘禮賓至大門主人陳介而請事此云廟門者有廟字者誤也案鄭注鄉飲酒云事同曰讓事異曰辭此主人以大客禮賓賓不敢當大客之禮乃是事異應云三辭而云三讓者但鄭於儀禮自上下爲例此云三讓記者之言辭之與讓其義亦通也云乃傳其君之聘命也解經傳命之言案聘禮注云賓至末介上擯至末擯亦相去三丈六尺賓乃傳聘君之命於上擯也故云傳其君之聘命也案司儀職兩君相見則交擯若臣聘於君

則旅擯交擯傳命者聘禮注云其傳命各鄉本受命反面傳而下及末則鄉受之反面傳而上又受命傳而下其旅擯之時不上下相傳直賓及上擯相對而語交擯與旅擯雖别總而言之皆是傳命故注聘禮引此介紹而傳命謂時交擯而傳命也今此聘義介紹傳命論相聘也及三讓而后傳命皆聘之旅擯亦是傳命也熊氏皇氏皆以此介紹傳命爲朝之交擯今此聘義不釋朝乃於聘義之中而記朝之傳命理爲不可又鄭此注傳其聘君之命其義分明熊氏皇氏之說未盡善也云三讓而后入廟門者案聘禮入廟門之時無三讓之文不備也云讓主人廟受也者解入廟門三讓之意主人於廟受賓之禮言賓不敢當其廟受故云讓主人之廟受也引小行人職者證大客來主人有擯迎之法

君使士迎于竟大夫郊勞君親拜迎于大門之內而廟

受北面拜貺拜君命之辱所以致敬也注貺賜也賓致命公當楣再拜聘君之恩惠辱命來聘者也音義竟音境勞力報反拜況本亦作貺音同楣音眉疏正義曰前經明賓致尊讓於主君故此經明主君尊敬聘客所以致敬於彼君之命也君使士迎於竟謂主君使士迎客於竟故聘禮賓及竟張旝君使士請事遂以入是也大夫郊勞者聘禮云賓至于近郊君使下大夫請行君又使卿朝服用束帛勞此大夫郊勞者即卿也君親拜迎於大門之内而廟受案聘禮賓入門左公再拜是君拜迎於大門之内聘禮又云及廟門公揖入納賓賓入門左賓升西楹西東面是廟受也北面拜貺者君於阼階之上北面再拜拜聘君之貺貺謂惠賜也聘禮云公當楣再拜是也拜君命之辱者釋此北面拜貺之義也言主君所以北面拜貺者拜聘君之命來屈辱也所以致敬

也言主君致敬於聘君

敬讓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故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注君子之相接賓讓而主人敬也疏正義曰此一經總結上賓致尊讓於主君主君又致敬於聘君故賓主交相敬讓者是君子所以相接待也敬讓則不相侵陵者以主人致敬賓致讓同心以禮相接故不相侵陵

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君親禮賓賓私面私覿致饔餼還圭璋賄贈饗食燕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也注設大禮則賓客之也或不親而使臣則為君臣也

音義覿大歷反見也雍字又作饔音同餼許既反還音旋下及注同瑋音韋賄呼罪反字林音悔亨許兩反本又作饗食音嗣下同疏正義曰主國之卿爲上擯接迎於賓大夫爲承擯者承副上擯也士爲紹擯者紹繼也謂繼續承擯案聘禮注其位相承繼又聘禮注云主君公也則擯者五人侯伯也則擯者四人子男也則擯者三人其待聘客及朝賓其擯數皆然故大行人云上公擯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謂迎朝賓也若擯者五人則士爲紹擯者三人若擯者四人則士爲紹擯者二人若擯者三人則士爲紹擯者一人君親禮賓者謂行聘已訖君親執醴以禮賓故聘禮賓行聘訖宰夫徹几改筵公出迎賓以入公側受醴賓受醴公拜送醴是也賓私面私覿者私面謂私以已禮面見主國之卿大夫也私覿者私以已禮覿主國之君以其非公聘正禮故謂之私案聘禮私面在後此先云私面者記者便文無義例也面亦見也以其於臣禮質故以面言之

故聘禮注云面亦見也其謂之面威儀質也此於臣謂之面而司儀云諸公之臣相爲國客私面私獻注云私面私覿也又以私面爲私覿者以司儀之文但云私面私獻不云私覿故以私面爲私覿也昭六年左傳楚公子棄疾見鄭伯以其乘馬八匹私面於君而稱面者因行過鄭而面鄭伯非正禮故雖君亦稱面也致饔餼者謂行聘之日主君使卿致饔餼之禮於賓館案聘禮君使卿韋弁歸饔餼五牢注云牲殺曰饔生曰餼又曰餁一牢鼎九設于西階前腥二牢鼎二七設于阼階前餼二牢陳于門西北面東上是也案聘禮餼既爲生而左傳僖三十三年云餼牽竭矣服虔云死曰餼者以餼與牽相對牽既爲生餼則爲死故詩瓠葉篇云牲牢饔餼鄭注云腥曰餼者以牲牢饔餼相對以牲牢既爲生饔又爲熟故以餼爲腥也還圭璋者謂賓將去時君使卿就賓館還其所聘之圭璋故聘禮云君使卿皮弁還玉于館是也賄贈者因其還玉之時主人之卿弁以賄而

往還玉既畢以賄贈之故聘禮還圭璋畢大夫賄用束紡是也饗食燕者謂主君設大禮以饗賓設食禮以食賓皆在廟也又設燕以燕之燕在寢也故聘禮云公於賓壹食再饗燕與羞俶獻無常數是也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也謂君親禮賓賓用私覿及致饔餼饗食之屬或主人敬賓或賓答主人或君親接賓或使臣致之是顯明賓客君臣之義也注正義曰鄭解賓客君臣之義也設大禮謂饗食之屬則以賓客禮待之使人延賓於館則主君親待之是賓客其使人也云或不親而使臣則爲君臣也者謂主君或不親饗則使人致禮於賓若致饔餼致饗致食及還圭賄贈之屬皆主君不親使臣致禮於客客是臣故使臣敵之是君臣之義也

故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也諸侯相厲以禮

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為正之具也注比年小聘所謂歲相問也三年大聘所謂殷相聘也音義比必履反使色吏反媿本又作愧音同疏正義曰此經明諸侯交相聘問相厲以禮則內崇敬讓外不相侵陵是自為正之具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者謂天子立制使諸侯相於比年使大夫小聘三歲使卿大聘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食也謂來聘使者行聘之時禮有錯誤則主國之君不親自饗食以接賓所以使賓恥愧自勉勸厲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者謂天子制此禮使諸侯自相親是存養諸侯無兵革之患而諸侯自為正之具也正謂國無患難國家得正由其外親諸侯所以如此是自為正之具也注正義曰案大行人云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案聘禮記云小

聘曰問故知此此比年小聘是歲相問也大行人又云殷相聘也殷中也謂三年之時中而無事故稱殷也紫昭元年左氏傳云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服虔注云自襄二十年叔老聘於齊至今積二十年故脩盛聘之禮鄭引之以解大行人殷相聘也鄭以殷為中惟取殷聘之文以解殷相聘之義正取殷文是同其年數則異故以此三年之聘為殷聘也此經所云謂諸侯自相聘也而王制云諸侯之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與此不同者此經諸侯相聘是周公制禮之正法王制所云謂文襄之法故不同也

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矣注圭瑞也尊圭璋之類也用之還之皆為重禮禮必親之不可以已之

有遥復之也財謂璧琮享幣也受之爲輕財者財可遥復重賄反幣是也音義皆爲于僞反琮才工反疏正義曰此一經明既聘還圭璋輕財重禮敎民廉讓之意以圭璋聘重禮也者玉以比德故以圭璋而聘貴重其禮也言此禮可貴與玉相似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謂既聘之後賓將歸時致此圭璋付與聘使而還其聘君也凡行聘禮之後享君用璧享夫人用琮圭璋玉之質惟玉而已璧琮則重其華美加於束帛聘使既了還以圭璋之玉重其禮故還之留其璧琮之財是輕其財故留之重者難可報復故用本物還之輕者易可酬償故更以他物贈之此是輕財重禮之義也則民作讓矣者言諸侯既能相厲以輕財重禮之義君既行之於上人則效之於下故民皆作其廉讓矣注正義曰云圭瑞者以器言之謂之圭執以行禮謂之瑞瑞信也謂與人爲尊卑之信驗

也云尊圭璋之類也用之還之皆爲重禮者言尊敬此璋同於圭則璋是圭之等類用之以聘聘訖又還皆爲尊重此禮以圭璋所以行禮故重之也云禮必親之不可以已之有還復之也者言行禮之義必親自爲之若已親往彼國則可以已國之有執往行禮今主國之君既不親往彼國則不以已國所有賓玉還復償他國所來圭璋故還歸之也故云不可以已之有還復之也復償也云財謂璧琮享幣也受之爲輕財者案聘禮享君以璧享夫人以琮享獻也謂所獻之幣主人受而不還是謂輕財也云財可還復者解受璧琮之意璧琮是財輕可得以已物還而復償於彼國賓來者已得受之但聘禮圭璋與璧琮相對故圭璋爲聘璧琮爲享若諸侯之朝天子圭璋與璧琮皆爲享也皆爲財故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二王之後享天子用圭享后用璋則雖圭璋亦受之不歸也云重賄反幣是也者案聘禮云無行則重賄反幣注云無行謂獨來復無所之也

主國待客出入三積餼客於舍五牢之具陳於內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於外乘禽日五雙羣介皆有餼牢壹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所以厚重禮也注厚重禮厚此聘禮也音義積子賜反芻初俱反倍步罪反乘繩證反一食一又作壹食音嗣

疏正義曰此一經明待賓之厚所以尊重聘禮之義主國待客出入三積者此謂上公之臣故出入三積若侯伯以下之臣則不致積也故司儀云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則三積注云侯伯之臣不致積也者謂聘禮是侯伯之臣故文無致積也此出入三積者謂入三積出亦三積故司儀云遂行如入之積是去之積如來時積也餼客於舍五牢之具陳於內者案聘禮致客有饔有餼今直云餼客者畧言之於舍謂於賓館也五

牢之具謂飪一牢在賓館西階也腥二牢在賓館東階也餼二牢在賓館門内之西是皆陳於内也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於外者案聘禮米三十車設于門東東陳禾三十車設於門西西陳薪芻倍禾也鄭注薪從米芻從禾乘禽日五雙者謂乘行羣匹之禽鴈鶩之屬聘卿則每日致五雙也羣介皆有餼牢者鄭注掌客云爵卿也則飧二牢饔餼五牢爵大夫也則飧大牢饔餼三牢爵士也則飧少牢饔餼大牢也壹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者此謂聘卿也一爲之設食再爲之設饗其覲燕與當時之賜無常數也所以厚重禮也言備設待賓之物所以豐厚尊重行聘之禮其天子待諸侯之禮及諸侯相待之法賓主玉帛之節饔餼飧積之差米禾薪芻多少饗食牲牢隆殺皆文具掌客義見聘禮可以尋文取實故於此畧而不言也

古之用財者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

之於禮也盡之於禮則内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
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爾注不能均如此言無則從其
實也言盡之於禮欲令富者不得過也疏正義曰此一經明聘禮用
財之厚務行禮讓則君臣内外不相侵陵所以諸侯務
焉古之用財不能均如此者言古之費用其財不能悉
皆均平常能如此之厚言厚則從其豐無則從其實然
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於禮也者言古之用財既
有隆有殺而相聘之事費用其財如此豐厚者言用財
盡極於禮言以禮則止雖有富者不得過也盡之於禮
則内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者言若能豐厚用財在
於禮謂以禮自制不得過則於國内上下和睦君臣不
相陵也謂四鄰歸懷外不相侵也故天子制之諸侯務
焉爾者言行禮使君臣内外不相侵陵故天子制此聘

禮而諸侯務而行焉注正義曰言無則從其實也者言國若豐厚則盡其財以行禮國若乏無則從其當時之實猶如國新殺禮凶荒殺禮計財而行禮故云從其實云欲令富者不得過也者謂豐財以行禮盡禮而用財雖有其財唯盡極於禮不可禮外更多用其財使貧而及禮富者不得奢使上下得宜内外無怨也

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后禮成非强有力者弗能行也故强有力者將以行禮也注禮成禮畢也或曰行成音義幾徐音饑又音基行成下孟反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日莫人倦齊莊正齊而不敢解惰以成禮節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長幼

此衆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故謂之有行有行之謂有義有義之謂勇敢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以立義也所貴於立義者貴其有行也所貴於有行者貴其行禮也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故勇敢强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内順治此之謂盛德故聖王之貴勇敢强有力如此也勇敢强有力而不用之於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鬬則謂之

亂人刑罰行於國所誅者亂人也如此則民順治而國安也注勝克敵也或爲陳音義渴苦葛反乾音干莫音暮齊側皆反解佳買反惰徒卧反長丁丈反有行有行並下孟反下有行同治直吏反陳直靳反疏正義曰以前經說聘禮既畢此一節又申明行聘之時禮儀既大日晚始罷故記者引唯勇敢之人能成禮事故於此明之此是聘義兼云射者以强有餘力之士非但聘而行禮又能射爲武事故此總明之也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者言此聘之與射至極繁大之禮非如冠昏之屬暫時即易日幾中而后禮成者幾近也日近在於中而後禮成畢非强有力者非能行也故强有力者將以行禮也言非强有德力而行禮則禮事不成也酒清人渴不敢飲也者此謂射禮也言欲射之時先行燕禮唯以禮獻酬不敢恣意醉飽但行禮而已非謂全不得飲之聘禮行聘之時但酌醴禮

賓無酒肴之事故知此唯據射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者亦言不敢全食而令飽也日莫人倦齊莊正齊者謂日莫晚人斯懈倦猶齊莊而自整齊也而不敢解惰以成禮節者所以日莫猶自整齊者以不敢懈倦成就禮之節制此亦謂射禮也故此以下即云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長幼皆謂射也前文云日幾中而后禮成聘射總陳特謂聘也故日幾中而禮成此云日莫者謂射禮也酒清肴乾特據於射故日暮而成禮節也以正君臣者謂射前行燕禮謂君在阼賓升成拜稽首之屬及受君賜再拜稽首之等是以正君臣也以親父子以和長幼者此謂鄉射之前行鄉飲酒之禮有齒於父族之事故云以親父子以和長幼但此節總結聘射則前篇射義在其中也故射義云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必先行鄉飲之禮故燕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故此經總結之也故酒清肴乾之屬燕禮與鄉飲酒禮初行之時事同

於饗皆有此也至說屨升坐之後乃盡歡飲食也此衆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者言以上之事凡衆人所難行君子之人特能行之故謂之有行者以君子有能行故謂此君子爲有行之士身既有行則事得宜故云有行之謂有義有義則臨敵果斷故云有義之謂勇敢此總覆說聘之與射也故勇敢强有力者勇敢明射之所須强有力明聘之所須故前文論聘止稱强有力者此經論射則云勇敢故知然也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者無事謂兵革休息故用之於聘射之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者有事謂軍旅數起故用之於戰鬭必得勝也勇敢强有力而不用之於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鬭則謂之亂人者戰勝謂公義而戰勝則前經戰勝是謂以戰而勝也此云用之於爭鬭者謂私爭忿鬭與前經不同也故云不用之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鬭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碈者何也爲玉

之寡而碈之多與注碈石似玉或作玟也音義碈武巾反字亦作瑉似玉之石爲于偽反下同與音餘玟武巾反又音㵟孔子曰非爲碈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注色柔溫潤似仁也潤或爲濡音義濡音儒縝密以栗知也注縝緻也栗堅貌音義縝音軫一音真知音智致直置反本亦作緻廉而不劌義也注劌傷也義者不苟傷人也音義劌音九衛反字林云利傷也又音己芮反垂之如隊禮也注禮尚謙卑音義隊直位反又音遂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注樂作

則有聲止則無也越猶揚也詘絶止貌也樂記曰止如槀木音義叩音口詘其勿反槀木苦老反亦作槁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注瑕玉之病也瑜其中間美者玉之性善惡不相揜似忠也音義瑕音遐揜音掩瑜羊朱反玉中美孚尹旁達信也注孚讀爲浮尹讀如竹箭之筠浮筠謂玉采色也采色旁達不有隱翳似信也孚或作姇或爲扶音義孚依注音浮尹依注音筍又作筠于貧反翳於計反姇音孚徐方附反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注精神亦謂精氣也虹天氣也山川地所以通氣也

音義虹音紅見賢遍反圭璋特達德也注特達謂以朝聘也璧琮則有幣惟有德者無所不達不有須而成也音義朝直遥反天下莫不貴者道也注道者人無不由之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注言我也貴玉者以其似君子也疏正義曰以聘用玉因論玉有諸德而結成聘義之篇也爲玉之寡而碈之多與者子貢之意所以貴玉者豈不爲玉之寡少故貴之碈之饒多故賤之與疑辭也孔子曰非爲碈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者言貴玉由其有德非爲少故貴之謂昔者君子之人於玉以比道德所以貴玉者爲其有德君子之人比德堪敬重如玉故貴之有德即下云溫潤而澤仁等是也溫潤而澤仁也者言玉色溫和柔潤而

光澤仁者亦溫和潤澤故云仁也縝密以栗知也者縝緻也栗謂堅剛言玉體密緻而堅剛人有智者性亦密緻堅剛故云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廉稜也劌傷也言玉體雖有廉稜而不傷割於物人有義者亦有斷割而不傷物故云義也垂之如隊禮也言玉體垂之而下墜人有禮者亦謙恭而卑下故言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者越揚也詘謂止絕也言玉體以物叩擊其聲清泠發越以長遠而聞其擊之終音聲則詘然而止不如鐘聲擊罷猶有餘音也其為樂之法初作聲而發揚樂罷則止如槁木言玉體亦然故云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瑕謂玉之病處瑜謂玉中美處言玉之病處不揜映美處玉之美處不揜映病處皆以忠實見外如人之忠者亦以忠心見外故云忠也孚尹旁達信也孚浮也浮者在外之名尹讀如筠筠者若竹箭之筠筠亦潤色在外者旁者四面之謂也達者通顯之名也信者內不欺隱者也玉采色彰達著見於外無隱

掩如人有信者亦著見於外故云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白虹謂天之白氣言玉之白氣似天白氣故云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精神謂玉之精氣徹見於山川謂玉在山川之中精氣徹見於外地氣含藏於內亦徹見於外與地同故云地也圭璋特達德也行聘之時唯執圭璋特得通達不加餘幣言人之有德亦無事不通不須假他物而成言圭璋之特同人之有德故云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道者通也言萬物無不由道而通故天下無不貴之玉者亦天下貴之與道相似故云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此詩秦風小戎之篇美秦襄公之詩也言襄公出兵征戎西戎婦人思念其夫言我念此君子顔色温然如玉引之者證玉以比德之事言貴玉者以其似君子故云君子貴之也注正義曰案呂諶字林云碈美石以其石之美者故云似玉也栗堅貌者案詩大雅云實穎實栗栗是禾之堅熟故云栗堅貌也樂記曰止如槀木引之者證樂聲之止似擊枯槀之木

無餘聲也言玉擊止之時其聲即絶與樂相似也瑕玉之病也吕諶字林云瑕玉小赤而云病者以瑕與疵瘕義同故云玉之病也云瑜其中間美者案字林云瑜美玉是瑕之中間美善者案字林云琈玉别名玉旁孚也此讀爲浮者取浮見於外非字林琈玉之名也德者得也萬物皆得故無所不通達不更須待外物而自成也以聘享之禮有圭璋璧琮璧琮則有束帛加之乃得達圭璋則不用束帛故云特達然璧琮亦玉所以琮則加於他物圭璋得特達者但玉既比德於禮重處則特達於禮輕處則加物以玉可重可輕美其重處言之故云特達

喪服四制

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

訾之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也注禮之言體也故謂之禮言本有法則而生也口毁曰訾音義訾徐音紫毁也一音才斯反

疏正義曰此一篇總論喪之大體有四種之制初明恩制次明理制次明節制次明權制既明四制事畢又明三年喪自古而行之故引高宗之事又明斬衰以下節制之差結成仁義之事各隨文解之體天地者言禮之大綱之體體於天地之間所生之物言所生之物皆禮以體定之法四時者則下文云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是也則陰陽者下文云吉凶異道不得相干取之陰陽是也順人情者下文云有恩有理有節有權取之人情是也故謂之禮者以其無物不體故謂之為禮故注云禮之言體也訾之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也者言若訾毁不信禮之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如此之人是不識知禮之所由生也言不知禮之有法

則也

夫禮吉凶異道不得相干取之陰陽也注吉禮凶禮異道謂衣服容貌及器物也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也有恩有理有節有權取之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禮也權者知也仁義禮知人道具矣注取之四時謂其數也取之人情謂其制也音義知音智下同疏正義曰此一節覆說前文禮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之事不覆說體天地者天地包此四時陰陽人情無物不總故不覆說體天地之事吉凶異道者言吉凶各異其道及衣服容貌器物不同也喪有四制變而從宜者言門內

主恩若於門外則變而行義尊卑有定禮制有恒以節爲限或有事故不能備禮則變而行權是皆變而從宜取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禮也恩屬於仁理屬於義節屬於禮故云節者禮也權者知也量事權宜非知不可故云權者知也仁義禮知人道具矣者此總結四制之義仁屬東方義屬西方禮屬南方知屬北方四時並備是人道具矣五常五行四時無信者知中兼之故北方水爲知又爲信是取法四時故不并數信也

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爲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注服莫重斬衰也音義爲于僞反下及注同衰七回反注及下同疏正義曰此一經明四制之中恩制也以父最恩深故特舉父而言之其實門內諸親爲之著服皆是恩制也

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資於事父以事君

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為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注資猶操也貴貴謂為大夫君也尊尊謂為天子諸侯也音義治直吏反下同揜於檢反斷丁亂反操七刀反皇云持也疏曰此正義一經明門外之治四制之中義制也門内之治恩揜義者以門内之親恩情既多揜蔽公義言得行私恩不行公義若公羊傳云有三年之喪君不呼其門是也門外之治義斷恩者門外謂朝廷之間既仕公朝當以公義斷絶私恩若曾子問父母之喪既卒哭金革之事無辟是也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者言操持事父之道以事於君則敬君之禮與父同貴貴者貴謂大夫之臣事大夫為君者也大夫始入尊境則是貴也此臣盡敬此君故云貴貴也尊尊者尊尊謂天子諸侯之臣事天子諸侯為君者也天子諸侯同為南面則是尊也此臣極

敬此君故曰尊尊也義之大者也以義斷恩門外如一雖復大夫與王侯有異而其臣敬不殊故並云義之大者也故為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言亦謂亦同於父也

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喪不過三年苴衰不補墳墓不培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終也以節制者也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為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注食食粥也沐謂將虞祭時也補培猶治也鼓素琴始存樂也三年不為樂樂必

崩　音義期音基下同苴七餘反墳扶云反培步回反徐扶来反爲于僞反下注爲君同齊音咨見賢遍反粥之六反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四制之中節制也苴衰不補者言苴麻之衰雖破不補墳墓不培者培益也一成丘陵之後不培益其土祥之日鼓素琴者大祥之日得鼓素琴告民有終也者言所以為此上事告教其民使哀有終極也以節制者也以情實未已仍以禮節為限制抑其情也自此以上皆節制之事從此以下更申明節制欲尊歸其一故更明無二事之理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者言操持事父之道以事於母而恩愛同恩愛雖同而服乃有異以不敢二尊故也故以天無二日及家無二尊之等明皆歸於尊一以治理之也天無二日至二尊也此總結無二尊之理也注正義曰沐謂將虞祭時也士虞記曰沐而不櫛故知沐謂將虞祭時虞後有事得沐浴也故雜記云非虞附練祥無沐浴云鼓素琴始存樂也於此祥日而鼓素琴始存省

此樂縣而作樂在既禫之後

杖者何也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或曰擔主或曰輔病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后行者面垢而已禿者不髽傴者不袒跛者不踊老病不止酒肉凡此八者以權制者也注五日七日授杖謂爲君喪也扶而起謂天子諸侯也杖而起謂大夫士也面垢而已謂庶民也髽婦人也男子免

而婦人髽髽或為免音義擔是豔反又食豔反又餘塹反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一本作扶而後起扶或作杖非面垢音苟秃吐木反髽側瓜反傴紆主反袒徒旱反跛彼我反免音問下同疏正義曰此一經明四制之中權制也杖者何也爵也者權制之中所以先明杖者以下有不應杖而杖又有應杖而不杖皆是權宜故先舉正杖於上言爵也者杖之所設本為扶病而以爵者有德其恩必深其病必重故杖為爵者而設故云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者上云杖者爵也遂歷叙其有爵之人故云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或曰擔主者解無爵而亦杖故記者稱或曰擔主喪服傳云杖者何爵也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鄭注云擔假也尊其為主假之以杖或曰輔病者喪服傳云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謂庶子以下雖非適子皆杖為其輔病故也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者杖既扶病何婦人童子所以不

杖為其不能病也婦人謂未成人之婦人童子謂幼少之男子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者此謂王侯也喪具觸事委任百官不假自言而事得行故許子病深雖有扶病之杖亦不能起故又須人扶乃起也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者此謂大夫士既無百官百物須己言而後喪事乃行故不許極病所以杖而起不用扶也身自執事而后行者面垢而已者此謂庶人也卑無人可使但身自執事不可許病故有杖不得用但使面有塵垢之容而已也子於父母貴賤情同而病不得一故為權制禿者不髽髽者是婦人之大紒重喪辮麻繞髮禿者無髮故不髽也女禿不髽故男子禿亦不免也傴者不袒袒者露背傴者可憎故不露也跛者不踊踊是跳躍跛人脚蹇故不跳躍也老病不止酒肉者孝子悲哀非病不食滋味若老及病身已羸瘠又使備禮必致滅性非制所許故酒肉養之凡此八者以權制者也此記者結前權數也夫喪禮宜備今有此八條不可

以強逼故聖人權宜制也所謂八者謂應杖不杖不應杖而杖一也扶而起二也杖而起三也面垢四也秃者五也傴者六也跛者七也老病者八也庾蔚云父存為母一也不數杖杖與不杖之例皇氏熊氏並取以為說今案經文為母期乃屬前經鄭於期下總注三日而食三月而沐之事是為母期之文乃在節制之中不得下屬此經權制之例又此經權制之例乃載杖與不杖之條此經末又總云八者是總此經之八事今乃不數此經杖條便是杖文虛設庾氏之證恐未為善聽賢者擇焉注正義曰云五日七日授杖謂為君喪也者案喪大記大夫與士之喪皆云三日授子杖同主為其親也今云五日七日故知為君也

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恩之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注不怠哭不絕聲也不解不解衣而居

不倦息也音義解佳買反期音基之殺色戒反解衣古買反　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注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鵪之鵪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楣也音義肖音笑諒闇依注諒讀為梁闇讀為鵪烏南反下同徐又並如字案徐後音是依杜預義鄭謂卒哭之後翦屏柱楣故曰諒闇闇即廬也孔安國讀為諒陰諒信也陰默也楣音眉鶉音淳柱知主反　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

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然而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注言不文者謂喪事辨所當共也孝經說曰言不文者指士民也音義衰色追反復扶又反下同文如字徐音問辨本又作辯同皮莧反共音恭禮斬衰之喪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大功之喪言而不議緦小功之喪議而不及樂注此謂與賓客也唯而不對侑者為之應耳言謂先發口也音義唯余癸反徐以水反注同齊音

浴本又作齋侑音又為于偽反應應對之應

父母之喪衰冠繩纓菅屨三日而食粥三月而沐期十三月而練冠三年而祥音義衰七雷反菅音姦屨徐紀具反粥之六反期音基

疏正義曰此一節覆明前經四制之中節制之事以禮之大體喪之三年為限節之事故重明之三日不怠者謂哭不休怠三月不解者謂不解衣而居期悲哀者謂期之間朝夕恒哭三年憂者謂不復朝夕哭但憂戚而已恩之殺也者自初以降是恩漸減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者言聖人因其孝子情有減殺制為限節此喪之中庸也者庸常也言三年之喪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是喪之中平常行之節也故王者之所常行也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引書者明古來王者皆三年喪諒讀曰梁闇讀曰鶴謂廬也謂既虞之後施梁而柱楣故云諒闇之中三年不言政事善之者言是古人

載之於書美善之故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記者自設問古人獨善之意曰高宗者武丁者記者還自釋獨善高宗之意武丁者殷之賢王也者中興殷世故曰賢王也故載之書中者言以古人善此高宗載於書中又尊高其行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者是記者引古禮三年之喪君則不言國事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者此記者引書高宗所行中節是君不言之事故云此之謂也然而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者是記者既稱古禮君不言故又云言不文故記者復解云言不文者謂臣下也禮斬衰之喪唯而不對者謂與賓客言也但稱唯而已不對其所問之事侑者為之對不旁及也齊衰之喪對而不言者但對其所問之事不餘言也大功之喪言而不議者但言說他事不與人論議相問答也緦小功之喪議而不及樂者得議他事但不能聽及於樂也三年而祥者此章從上以來至此皆明三年之喪制節之事

比終玆三節者仁者可以觀其愛焉知者可以觀其理焉强者可以觀其志焉禮以治之義以正之孝子弟弟貞婦皆可得而察焉注仁有恩者也理義也察猶知也音義比必利反知音智本或作智弟弟上音悌下如字疏正義曰此一節更覆結居父母之喪能終此三節可以知其德行三節者自初喪至沐一也十三月練二也三年祥三也能終此三節者仁者可以觀其愛知者可以觀其理强者可以觀其志也言此自初遭喪至於喪畢有三者之節仁者可以觀其愛焉者孝子居喪性有仁恩則居喪思慕可以觀其知愛親也若不愛親則非仁恩也知者可以觀其理焉者若孝子有知則居喪合於道理若不合於道理則非知也强者可以觀其志焉若孝子堅强其居喪則能守其志節若無志

節則非堅強禮以治之者言用禮以治居喪之事義以正之者謂用義以正居喪之禮孝子者謂孝順之子弟弟者謂遜弟之弟貞婦者謂貞節之婦皆可得而察焉者若能依禮合義有仁可觀其愛有理可觀其知有志可見其強則是孝子弟弟貞婦也若無此事則非孝子弟弟貞婦也故云可得而察焉也



禮記注疏卷六十三

禮記注疏卷六十三考證

聘義君使士迎於竟大夫郊勞疏君使士請事遂以入是也○臣召南按本文入字下當有竟字又君使下大夫請行君又使卿朝服用束帛勞按請行下當有反字言下大夫請行者已反也君又使卿朝服又字衍

比年小聘三年大聘注疏此經諸侯相聘是周公制禮之正法王制所云謂文襄之法故不同也○臣召南

按此疏甚精王制謂諸侯於天子亦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與大行人所云諸侯之邦交歲相問殷相聘者不同但諸侯使卿聘於天子大行人所謂時聘殷頫者時聘既無常期殷頫即一服朝之歲似其禮反疎於邦交歲時聘殷頫必使其卿而不使大夫為尊敬耳大行人又云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天子之禮於諸侯者如此其勤而諸侯之禮於天子顧不如邦交之數何哉王制

出漢諸博士之手或亦疑及於此未可知也疏謂王制本文襄之法說本王制鄭注

以圭璋聘重禮也○臣召南按此卿大夫所執之圭與諸侯親行所執之命圭不同周禮典瑞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以朝覲宗遇會同於王諸侯相見亦如之是命圭也又云瑑圭璋璧琮以頫聘注云大夫衆來曰頫寡來曰聘賈疏曰此遣臣行聘問之所執者若其君親自朝所執上文

桓圭之等是若遣臣聘不得執君之圭璧無桓信躬
穀蒲之文直瑑之而已然則諸侯朝覲所執者命圭
亦曰介圭韓奕之詩言韓侯入覲以其介圭是也卿
大夫聘所執之圭瑑圭也玉人所謂瑑圭璋八寸璧
琮八寸以頫聘儀禮疏謂臣所執皆降其君一等是
也朱子解論語執圭即以命圭訓之於義稍差蓋命
圭惟諸侯親行則自執之以爲瑞耳
已聘而還圭璋疏二王之後享天子用圭享后用璋則

雖圭璋亦受之不歸也○臣召南按本文所云圭卿大夫所執之瑑圭也聘禮畢即還之若其享時所用之璧琮則受之此以圭璋對璧琮則執以聘者為禮而奉以享者為財也疏言二王之後享天子用圭享后用璋則雖圭璋亦受之而不歸者此又以命圭親執以朝者對享禮之瑑圭璋言則親執以朝者為禮而享禮之圭璋為財也子男以璧琮對琥璜亦然

乘禽日五雙疏○臣召南按疏未明聘禮記曰既致饔

句而稍寒夫始歸乘禽日如其饔餼之數注謂鴈鶩之屬其歸之以雙為數賈疏曰言如其饔餼之數者一牢當一雙故聘義曰乘禽日五雙是此饔餼五牢者也若然上介三牢則三雙也士一牢則一雙也

燕與時賜無數○按時賜即聘禮所謂俶獻

孚尹旁達注孚讀為浮尹讀為竹箭之筠音義尹依注音筠又作笋又作筠○臣召南按音義當云尹依注音筠又作笋又按許氏說文引孔子贊璵璠曰遠而望之奐

若也近而賒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二則孚勝即此孚

尹旁達之説也

禮記注疏卷六十三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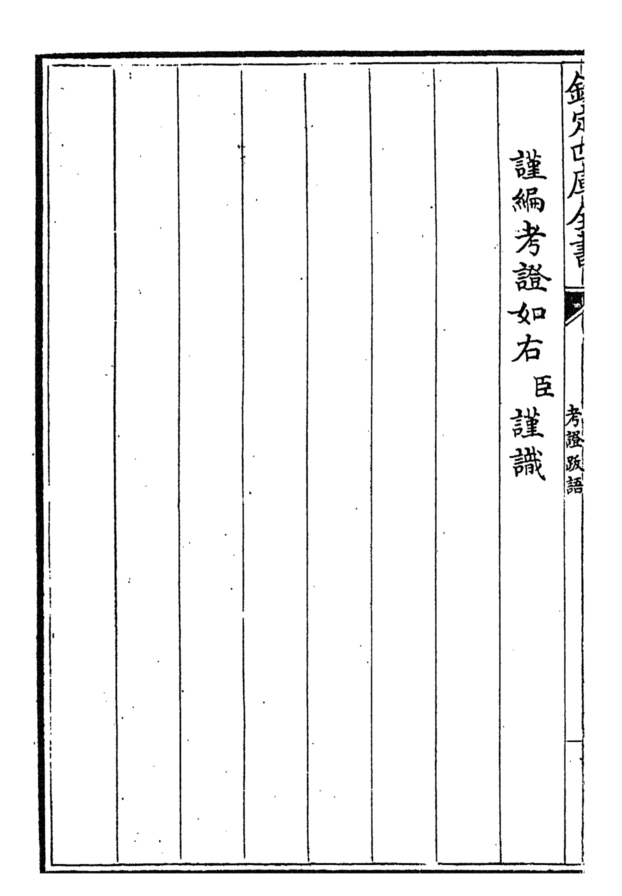
侍讀臣齊召南謹言禮記之列學官也自鄭康成注行遂配儀禮周官稱三禮自孔穎達正義行遂配周易尚書毛詩左氏春秋稱五經漢時稱五經者禮惟高堂所傳即周官不得比並唐以後小戴學盛二禮古經之學反俱不及其故何耶記本叢書也撰錄非一人𦂳粹非一說自孔門弟子下逮秦漢諸儒所記並採兼收故雖不能有純無雜然其大者如大學中庸廣博精深為聖賢傳道之經

訓曲禮少儀内則實小學之支流餘裔玉藻郊特牲文王世子實朝廟之文物典章也冠昏鄉飲酒射聘燕諸義喪服小大雜記服問間傳曾子問三年問諸篇既皆儀禮之正解餘論而深衣奔喪投壺則又古經之剩簡佚篇可以補儀禮所不及者記以兼收並採而純雜相半亦以兼收並採而鉅細不遺選言宏富便於誦習視儀禮難讀周官不全相去固有間也此記之以戴書得稱為經也康

成漢代大儒兼通五經尤精禮學其於記也鄭馬
融盧植餘業參以儀禮周官異同訂譌糾繆索隱
鉤深導絶聲斷港於通川闢榛莽崎嶇為坦道縷
分條貫厥功懋焉雖或旁引緯書時生異解祫禘
偏信魯禮王制多指夏殷五廟但守元成七祀惟
據祭法六天二地王肅駁其違配嚳南郊趙匡矯
其失譬則明堂位儒行亦在記中大醇小疵瑕瑜
自不相掩至於禮器制度先古遺文本本原原無

非確有根據故即以宋儒之好去古注以解經也獨於禮墨守康成亦步亦趨不敢於輕議豈非天人性命之旨可据理自騁其心思名物度數之學必不可憑虛以擬其形似乎哉鄭注既精孔氏與賈公彦等又承南北諸儒後斟酌於皇熊二家討論修飾委曲詳明宜其書之垂世而行遠也國子監十三經板本歲久刓敝譌謬相沿禮記尤甚禮運禮器各篇正義闕文實多我

皇上稽古右文加意經籍乾隆四年
特命重刊以惠學者在館諸臣遍蒐善本再三讎對是
正文字凡六年始付開雕 臣召南以讀禮家居奉
敕即家編輯校勘之説附各卷後 臣學識淺陋不足窺
禮學之萬一惟即見聞所及取鄭氏所為儀禮周
官二注以校此注之從違取孔氏所為各經正義
以校此疏之得失衍字脱文畧志本末其無可據
概從闕疑至儒先論辨有專切注疏者亦節録焉



謹編考證如右臣謹識